



區 遠 據 魯 冀 晉

九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根窮挖孩苦張

著 等 飛 華

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



區邊豫魯冀晉
九之書畫小作創藝文

根窮挖孩苦張

著等飛 茅



3 0614 7831 3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

357.61.
175
5

目 錄

胡強子.....	四生(一)
張苦孩挖窮根.....	草飛(二〇)
邢台市大門胡同公.....	培時(三二)
僵僵座談.....	林泳(五三)

309596

胡強子

田生先生，是個老農民，今年四十五歲。從小僅在私塾讀過四年書。因家境困難，即在家一面務農，一面自修，再沒有進過學校。因他性情和藹，作風樸素，鄰居羣衆經常團結在他的周圍。冬天教冬學，他根據羣衆需要，教應用文字，應用算盤，很多貧苦羣衆，得到他的教益。七七事變後，他的家鄉淪陷，偽組織人員，曾幾次逼他爲敵人作事，他都嚴詞拒絕，隱居中，二三年不出家門。日寇投降後，家鄉解放，他不顧家庭一切困難，毅然參加革命工作。這篇『胡強子』，是他平生第二篇寫作。爲恐不熟悉田先生的人，當他是一個青年文藝工作者，故特爲介紹如上。

——編者

我剛捧住午飯的碗兒，忽的聽見『我家的』在院裏說：『吃點子吧！又叫你跑哇來』

啦！」

我小自覺的一手端着飯碗，一手把門簾擦個縫兒；聽見一個姓子，穿着青布大褂，肩上海三塊碎布釘；面對廚房，斜側着身子，和我家的閒話。朦朧的太陽和房簷的積雪相映着，姓子禿到頭頂的鬚角也發着亮光。但一時又想不出這是誰。我家的看見了我就說：

「老爹！人家一前晌找了你三趟啦！」

姓子隨着話音兒扭轉過頭來，眯眯着眼，靠煙兒下邊，刻着個彎彎的深溝，原來是胡強子。他在十三年前，我家沒有大分家時候，還給我家做過一年長工。做的特別好。脾氣兒也很柔和。那時我在名分上是少掌櫃的，其實做活下地，穿衣吃飯，和長工一模一樣，有時花個零錢，忍着還不如長工。他的年紀和我差不多。那天價說說笑笑，在一起做活工作，在一起吃飯，無形中就成了知心的伙計。伙計們，賽如夫妻。這句俗話，在那個時候我就聽了出來。後來他到姑姐夫家做活，我們就很少見面了。所以我一看見是他，就不覺不由的說：

「伙計！快來屋裏來吧！你還做什麼客？」

「不做客。我是怕你又沒在。」

「小姓娘，這不是外人，端上飯來吧！」

「不，不，我不哄你，我剛吃過。」

「那不是烟袋，你先吸一鍋子吧。」
「不，不，我如今還是不抽烟。」
他一面說着，就坐到炕沿上了。我覺得他既然一前兩次找我三四趟，一定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兒，但他坐穩了以後，又和我拉拉開沒要緊的閑話。後來我實在耐不住了，就問他：

「找我有什麼事兒？甭說閑話！」

「哼！也沒有什麼事……說吧！誰還不知道誰的心？又光咱倆。」

「看！咱是外路人。有點什麼事兒，覺着沒呀一個人可商量。」他擰了兩下後頸子，「我想着和你商量點事兒，可是辦好呀，不辦好？」他又擰了兩下後頸子，「你野的，你知道不？」

我忽然間像是完全清楚了。因為他輕易不來，我又一壁吃飯，一壁說話，就把這個忽略過去了。原來岳子野是個老頭，老財迷，常打着燈籠，四向裏照着剝削人。別看五六十年前，他又有什麼，又放賬，經常所作所爲的，簡直是個剝削者。我還是發動人我來了。我怎麼不知道呢？這一次羣衆發動鬥爭，就把子野當了個對象，我還是發動人之一哩。我怎麼不知道？不過我也覺着，當着強子的面，不便一直的說出來，又怕他死氣白賴的苦求，我只好在含糊的答應他說：

「知是影影綽綽的知道點兒；不過咱也沒辦法兒呀！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噫！我不是和你說別的。夜格兒，也有人發動我。我是和你商量商量，我可鬥好呀，不鬥好？爲這，我一黑夜也沒睡着覺。」

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。他姐姐雖說是岳子野個二太太，但生的孩子也十三四了。俗話說：「老二老三，停吃坐穿」；當然對於小舅子也不能錯。怎麼他也想鬥爭起姐夫來？真叫我莫明其妙。敢情是盤算了一黑夜，怨不得他眼皮兒變成眯眯瞪瞪的。我又不改變語氣問他：

「你對他也有意見，有苦水嗎？」

「說什麼哩？你住離遠，說不清。我前後給老傢伙幹了六年半長工，就沒給過我個錢影兒？」他臉上忽然蒙了一層冤氣。

「那你爲什麼不和他要哩？」

「別提啦！俺娘倆上了老傢伙的當啦！這還不算，我在外邊攪長工，積攢了九十塊現大洋，也叫他誑去了。」他抓了兩下頭皮，又用巴掌搓揉了一下子臉。「說吧！他還替俺買了三畝地，說是風水好。俺那時候真傻，光知道做活，憑信他，就沒去看看，也沒打聽打聽；誰知道那是一塊老沙灘哩！你知道，南河灘的老沙地，就算每畝倒貼上五百塊錢，你說人家誰要？」

「買地的時候，花了多少錢呢？」

「聽着吧，不算多。一共六十塊現大洋；據契紙、稅文書，雜七鬼八的，聽說又花了二十塊。可是俺買下累贅啦！日本過來，賠差糧，就賠不起。爲這個俺也吵嚷過，你住離遠，說不消；南巷裏誰不知道。你說老傢伙說什麼？他罵俺是個窮鬼；連個錢地也沒有，還講什麼安家立業！」他狠的拍了下大腿。

「他又爲什麼不給你工錢？」

「要看他起首兒說吧！也不賴。說俺年輕、不會經營，替俺積攢着放賬。」叭！他說到這裏，忽的站起來，拿右拳，向左掌心一杵：「後來又說黃啦！俺惹不起他，俺知道他搞的什麼鬼？」

「他總是你個親戚呀！」我又試探着說。

「不說那啦，不說那啦！丟死人啦！」

他一壁說着，一壁搖着腦袋，兩個禿鬚，一明一暗，一暗一明閃閃着；同時兩隻手，也直抖擻。我差一點沒噴出飯來。趕聽說「丟死人啦」，忽又引起我的好奇心。但二看對方那種沉痛的臉色，又覺方才笑的實在不對；不由自己的也鄭重起來。一時又想不起說什麼，就隨口問：

「爲什麼不說呀？」

「不說啦！」他又擺了一下頭：「你身子也很忙，育了本吧！這當晚兒，我是問你，我幹門不能？」

『要照你說的這樣，當我離門。』

『我也想，准能門。夜隔兒我上武家巷借錫子，碰見俺姐姐正在那裏推碾。她看了看我，向哩沒有人，還小聲給我說：『門他個老物件。』我剛才說，也有人發動我，說的就是她。』他遲疑了一下，又接着說：『不過，一來哩，我怕挨笑話，說我是窮不起啦！想吃門爭食兒哩。二來哩，也覺着對不起外甥兒，你想想，他也十四五啦！』又停了一下，『再一說，瞎？全說了吧，數很大；又怕人說咱和老傢伙打攪統，指望『暗起鍋。』』味着少說吧，還是出不了氣。不吧，咱沒個時候翻身！你總是比我還明白，你給我想想？你也是叫老傢伙罵怕了的。』

這時候我也吃飽了，叫個孩子把碗拿出去。隨着嚙住旱煙管兒，打了個火，吸着煙。一面細想胡強子的來意，一定是打算叫我替他想想『三全其美』的辦法。但我覺着飽騰騰地，好像稠米飯把心眼塞了個不透氣；一時間，什麼也想不出來。他低着頭，聽聽騰孩子們一個圖畫本。我仰着頭，整整抽了三鍋子煙。本來又怕他真有打攪統的用意，才想出個『模稜兩可』的話：

『你要願意門哩，你就盡量把苦水倒出來。可是到分果實的時候，你不會叫他們看着辦，別爭多論少嗎？反正你出完冤氣就算了。』

『你也別怕你外甥和你姐姐死挺挺地餓起來，現在共產黨八路軍的政策，是叫人人有飯吃。況這又是你姐夫一個人不好，也不是都不好！要說怕挨笑話，恐怕不敢門的。』

，人才笑話他是落後哩！。

『你要一定不願鬥哩，你就別鬥；我保險沒一個人去硬不行你。橫豎看老景，人家也得鬥倒他。你叫他罵怕啦，人家可不怕，人家知道政府給作着主哩。可是你要想看不叫人家鬥他，別說咱沒法子，連縣政府也不行。實話給你說吧，聽說給他提意見的，外村還很不少哩！』

一一

是一個下午，我在家害了幾天頭痛，那天覺着大見輕了，想到村外繞湖轉兒。剛出村口，聽見後面有人喊叫：『少掌櫃哩！少掌櫃哩！』萬不估量是喊我；因為論年歲，即便說是掌櫃的，也不該加個『少』字了，況又沒做啥買賣。所以仍然慢騰騰地走我的路。那人忽的追上，在我肩上一碰，嚇了一大跳，回頭一看，才知是胡強子。不過這時候他也在頭上蒙了一條新毛巾，他猛然抓住了我一隻手說：

『哈啊！拿起架子來啦！怎麼叫半天，就不答應？』

『是你！爲什麼不叫我名，還說哩，沒得把我嚇壞！』我埋怨着說，因爲心裏還有些跳哩。

『我剛從街上回來，遠遠看着像你，就是你。到家坐會子吧！我搬到二章呀家了。』

他在外邊開着個小店房，成年不怎麼回來；我算給他守着門，賃價也沒多少，就是房子有點破。這不是就快剝啦！」他一壁拉着我走，一壁說。

在一條靠村外蓋的歪三扭四的巷子裏，住的儘是些個窮人家。自己就是有個三幾畝地，也不自己作務它；覺着不像世租給中農，騰下身子來，幹點小生意，還活動。真要自己作務起來，也真就糊才住家口了。也就是說，缺牲口少傢具的，也實在不能把地作務好，倒不如租出去，還能得幾成糧食。靠近城市的人，終比鄉下人會打算。能擠出一間房子來，也必想賃出去，弄個錢，不添斗也能添升。但又賃不到富貴人。所以那條巷子裏，不論本住戶和外住戶，多是推腳的；老人多是賣破爛的。可也有兩三家賣零食和擺碎貨攤兒的。只有一家，是挑貨郎兒的。胡強子住的是兩間東屋，進門有張舊桌子和上面有對二尺高的粗磁瓶。一個破櫃頭，當作椅子，另外又一個小方凳。北面靠窗是個二人炕，炕上像有個人，在一堆破被子下團團着，裹的很嚴實。靠牆擺着罐罐的，也沒幾個。門角營連着炕還有個小鍋灶。牆被煙火燎的焦黃。屋頂的草箔，印着一片片的雲彩，顯然是雨水滲的。我正上下左右的瞎端相，忽然強子拿了半盒子郵船烟，又用一根五六尺長的朽藤桿子點着火。我就趕忙接過烟吸起來。隨後又像是責備他，說：

「你又不吸，還預備這幹嗎？」

「那裏？這是前夜格兒，俺拾花轎分的。」

「炕上是……？」

「俺娘……別看她啦，讓她睡吧！發病了兩個月，如今才能起身，吃口子飯！俺老搭搭的，真個怔的了。咱開拉會子吧！」

「伙計！咱不搭伙計囉，有幾年啦？」

「噫！推腳三年多，給花店乾花二年，給劉家擺活二年，又給後街二先生擺活三年。……啊！十五年啦，對不對？」他一聲說着，一壁低着頭用手指掐算了一陣子。

「對！一點兒不錯。」我誇贊着說。

「噫！想起咱那時候，都還很年輕，先知道說笑話，胡扯扯。別看成天價左右不離，自家過去的難處，誰也不肯說，都是怕丟人。這當兒我可放開臉啦！」他忽把上身子就近了我一點，聲音也放低了點，「麻上把老傢伙（指岳子野）掛住啦！我也在上農會啦！」說罷又把聲音放的照常，也把身子放直。你再吸一顆烟卷兒，爽利我把俺老家的事兒，也給你談談吧！你冷不？冷咱就拿把柴火烤烤。」

「不冷，不冷。剛吃了飯才多麼一會兒；我還是和早前一樣，倒喜歡你給我講故事哩！」

「故事？這是俺親經的哩，故事！」他臉上忽又蒙上層冤氣，不像剛才活潑了。

「俺老家是隆平趙台的，這個你知道；你可不知道俺老家窮的就兩間半破房子；小

呀小的院子，一畝地也沒有。光憑俺爹到咱高城，來回一趟一趟的往北魚推脚，賺個錢；又租人家黃莊安一堂十畝地，全家老少作務的，也貼補個兒。好年景的，倒也不難混。偏偏我十六歲那年，俺奶奶病了三四個月，請過不少神婆，吃過好多藥，把家裏零碎碎賣了個光，也沒把命扳過來，在秋頭晌死了。俺那裏原本就是個水套子，誰不知道？咱南泊北泊三年兩遭，『那年就淹壞了俺一多半子莊稼。收回秋來，除還了埋殯奶媽的虧空，就剩下了四斗高粱。』出租子剛纔人家個零兒，那四十斗，去那兒想哩？急得俺爹光轉圈兒，嘴裏不住勁的說：『到八月十五，纔得給人家交齊呀！』我就勸俺爹說：『咱這不夠吃哩，不會不交嗎？』俺爹說：『你說的還不如放個屁。別說別的，人家光保證護院的打手，就二三十個，咱敢動那個茬兒？』俺娘愁得也是光哭，不住嘴的數叨俺爹沒本事。還是俺姐姐想出來個辦法說：『咱不會躲躲麼？光哭就沾呢？』那時纔我真佩服。心裏想：『真沒白比我多活二年；俺爹俺娘，簡直變成老糊塗了。』誰知俺爹俺娘都不贊成，一齊說：『這有多麼丟人？想給祖宗爭罵哩！你個妮子啦來哩！』把俺姐姐罵的含着淚花兒，把我也氣得拉着八歲的弟弟撈小魚去啦。可是離八月十五就差兩天啦！俺爹又東跑跑西跑跑，也找不出個替說情的人來；沒辦法，還是依了俺姐姐的話。黑夜裏抬了抬擗，給人家報個息兒，簡直的跟做賊一樣；一輛啞叭小車子，還沒三里地，恐怕有人知道，給人家報個息兒，簡直的跟做賊一樣；一輛啞叭小車子，爹推我拉，天明走出了三十里，才慢慢地放了心，緊走慢走，趕第三天，才到了咱高城。

「窮人逃荒還有不遭難的？就別細說啦！俺起頭住的小南巷黑旦家，可沒幾天，又搬到對門氣包家的碾棚院了。我還記的那時候。三間屋子，一年兩塊錢，剛值二斗米價；比起如今來，真不貴。本來哩，俺娘和俺姐姐，每天給人家摘摘棉花，不就替人家縫縫縫連。俺爹打個短工，有腳就推個腳。我和弟弟，也能見每天拾幾穗子晚莊稼。」家人都說：看起來，還是近城市好混！

「也是俺的災星還沒退，俺爹在九月，廟上搶着多推幾趟腳，汗出特多了，臨黑回來，又喝了一瓢二溫子涼水，第二天就鬧起肚子來。那時候地裏沒有別的莊稼，俺全家子又都搶着拾棉花，就沒人管俺爹。起先光說不要緊；他也勸俺『快拾吧，冬天好換季。』後來，他自己吃了幾個偏方兒，倒弄得不死不活的，不能動身了。眼看就是冬天，鬧的全家沒辦法；還不是因為窮麼？」

「有一天、黑旦姑娘，來俺家開串門子。先誇了一陣子俺姐姐，模樣兒好，做的營生也好，然後就小聲和俺娘聊起來。這更別細說啦！開頭俺家誰也不願意，實在因為沒法兒過。不到個半月，兩身新洋布衣裳，三十塊錢的財禮，俺姐姐就變成老傢伙。『岳子野』的二房了。進了他的門，頭一年，就沒叫來拜年。那時候還有老傢伙叫娘，俺娘去看俺姐姐，到過他家串趟，人家眼大不看兒的，就沒拿着當親看待；況俺娘還是提著滿籃子禮物。直到第二年春天，俺爹死了，姐姐才回家一趟，那個痛勁兒，真說不上來。臨走的時候，她囑咐俺娘說：『娘！你領着俺倆兄弟，好好過日子吧！往後別光結

「許我了。」要俺娘不追着往下問吧，就沒那回事了。偏偏俺娘要問俺姐姐說：「閨女娘，娘閨女，你爲什麼叫我別結計？你說，你說！」也是俺姐姐心眼里正直，也不看是什麼時候，就說：「別再動不動的，就往人家眼皮子下去啦；人家就心你偷……」一句話把俺娘氣了個後仰子。整揉磨到天黑，才緩過氣來，哭喊着說：「俺這樣小看人，俺算把人賣給他哩！」俺姐姐沒敢再寒腔，就哭着走了。第二天往亂葬崗上埋俺爹的時候，也沒有人來。這不就和斷親了一樣嗎？氣的俺娘，病了個來月。在許親的時候，俺爹不應許，俺娘還說：「人家老幼總共三口子，連咱閨女才四口，幾十畝澆灌地，出放着多少賬，豈不是個好光景。」閨女到那裏，咱還能吃虧？況……」誰想到是這樣個人家兒！

「大春天，青黃不接的時候，俺娘又是半病子，更沒法兒過了。俺娘就又發了發狠，把俺九歲的本兒弟，給了城西翟莊。家當了兒，換來了五斗高粱二斗米。可憐見，一歲還不值二斗糧哩。這樣就剩下俺娘倆了。俺娘在家給人家縫縫連連的，我打了一陣子短工。後來疊着打短工，有時不下去，饑一頓，飽一頓的不好受。在麥子快開鋤的時候，就給留村張家攪下長工了。幾年我才十七歲，一年賺十二塊錢，還帶着不少哩。二十歲到你家，就長成二十一塊啦。」

「說吧，俺內婆和老傢伙有點嘔扭，可在大面上，也不怎麼着。田哩也哩走碰頭；你知道，也說句子的話，就是輕易沒到過他家裏。日子一長，俺姐也就把氣消啦；還是老

着臉，隔三月兩月的，去看姐姐一趟；被點小傷行壞，可沒一點沾光的心。給你家擺弄工的那年，老傢伙就和我說：『咱家沒人沒手哩，我也五十來歲的人啦！你也該替我扒撈扒撈。我還能錯待你？只行叫你多花個，還能少嗎？……』我可時時扭扭的沒答應。後來俺娘也再四的勸我；俺，俺，俺說什麼哩，就糊糊迷迷上了老傢伙的套啦！白天做活，黑夜看地，冬天掛着打更，就沒個閑。還常替他得罪伙計們。王村個半眼何發，是個老滑頭，也是他個長工，動不動就叫我『舅爺』，這當兒想起來，還覺臉紅脖子粗哩！你說這有多敗興！那時候，俺姐姐地上小妮了，也是沒一會子閑，除了碾米磨麵、打麥做飯，還得伺候這個，伺候那個；他們略有點不趁心，張嘴就罵，出手就打。頂數老傢伙，在別處鬧點閑氣，也得擲到俺姐姐身上；動不動罵俺姐姐『光會養妮子』。『你想才一個閨女呀，怎麼算是光會養妮子？第二年有了大小子咧，還是不喜俺姐姐。他就光知道錢中用。說他光看錢親吧，他對天老婆的孩子，就另一個樣；不是人家的家還富麼！我原本幹一年就不願再幹了，俺姐姐着地裏勸我說：『強子呀！在吧！你在這替我點勁，就算你爲顧我哩！』慢慢地咱就熬……』說着就哭的說不出話來了。爲這，我在他家，頭一帽子，就幹了四年。咱不能說別的；那幾年俺娘的身子也還壯實，自己也能縫住自己的衣食。我可也沒花過老傢伙的錢。他嘴頭上待我不差，總算內中的工夫，和我沒犯過臉紅。可是他打罵俺姐姐，俺也沒拉過。咱那時候，光念這個理：『那是人家的家法呀！』

我直的聽着強子說：始終也沒插個話把兒。見他有時候像哭，有時候又像笑；說不上來的時候，手又是比畫着。有時候像是問我，不學我接腔，他就又說下去。直到這當晚兒，他才把話兒突然停住，躬着腰跑出去了。我也不由的站起來，舒展了一下身子，長出一口氣。心裏酸甜苦辣鹹，亂糟糟的，也想不出個道理來。只有感激他的誠實，竟向我倒出這樣多心願話。全村找不出第二個人來，是這樣憑信我，我實覺着慚愧，過去曾沒幫他一星星兒！忽見他拿着麻秸火，胳膊夾着花柴，又進來了。我吸着烟，倦懶就都蹲下。一面烤火，一面又拉了幾句。後來我說：「他待你這樣子，待別人哩？」

「你想想還能好？好哇哩，還會這多人給他提意見麼？就說那年臘月二十七，他到王村討賬，硬摘人家的大門扇兒，就叫我套車往木廠裏拉。還有一回，一個窮賣棗柿子的，在他門前放了放担子，就硬和人家要地基錢。人家說還沒賣下錢哩，他就硬進了人家一大盤柿子。西巷段丑子在道旁柳樹上，截了一股杈子，他呼咚打了人家一鳥槍，可是沒打着，嚇的一咕嚕跌下來了。嚇嚇了一聲，就問他：『俺沒截你的，你爲什麼打俺？』你猜他怎說？真夠鮮！他說：『我來這兒，你不截；我要不來這兒，你還能不截？』他也不看看，他的樹離道有多遠，誰敢動他個小樹枝兒。多哩！你看吧！要人家真都給他提出來，看看開大會的時候，有多少意見吧！』他好像露出一絲笑容；可是不過一剎那。他娘在破被子底下，咳嗽了兩聲，他扭頭看了看，臉上立刻又變成憤怒的樣子。

了。打了個唉聲，又接着說：『提起俺娘這病來，也是叫他氣的。八路軍來啦！俺娘好意好意的勸他說：『共產黨來啦！往後你也待鄉親寬綽點吧！別光……』』他還沒等俺娘說完，就啃了一聲說：『共產黨怎麼？你一家子，還盤算着共共我？』把俺娘頂的沒好氣了，就說：『你該俺多少錢，俺還不給你要哩，還……』他嚇兒一下子蹦了起來，用手指頭指點着俺娘說：『你這窮不起的，誰人來啦！拿怎麼說該你的？呸！給我滾出去！』你想他俺六年半的工錢，還有那塊倒貼地，讓俺不給他要吧，他還說是說他哩！』他忽然揚了下手，『我就得鬥他！他這漢子，我不鬥他？』

『叭！』我一抬頭，見強子娃娘，白髮蒼蒼的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也坐起來了。她顫巍巍地，用手拍了一下子炕沿，同時嘴裏，又發出一種尖銳的嘶聲：

『鬥他！你……不……去，我……去……！』

三

在村西北角的一個大塋裏，團團擁擠着一個大的人羣。從東南轉到西面，一點鐘兒也插不進去；再從西面轉回來，還是光能看到一排排各色不同的人的後身。我心裏埋怨他們『草草叫上我來；你們希罕，我也是第一回呀！』又想起昨天，老侯叫我看什麼『羣衆落跌』。反映，這些千百人的屁股，也許就是反映吧。

正南遠離人羣十幾丈的地方，有一片破房子，房簷下，雪塊同爛坯混合的大堆上，也站着許多男女，像還稀疏些。然而總覺着這些人似乎是脫離了大羣的。可是看他們和他們，那種不顧寒冷的只管探着脖子微張着嘴的神氣，也足夠吸引我飛跑過去了。

嘿！不淨是站着的。原來幾十層人立的圈子內，還有一二百男女就她坐着或蹲着。蹲坐的北面，並着肩兩張桌子；桌子兩廂，還坐着幾箇拿筆桿子的。桌北面是一大羣孩子們，孩子後面才是立的大人們。桌南面不過有一方丈的空間，空間站着一個敦壯的頭——就是岳子野。他向西南斜側着身子，面朝着日光。胖胖的黑臉，帶着個土耳其式的皮帽。青的夾袍，樣子肥臃的，也許是二羔皮的吧？

有一個人，站在老頭東南面，還沒看他是誰，就一轉身一躬腰，鑽到坐的人羣裏。同時又一個人站到老頭正南了。朝着老頭指手畫腳了幾下子，忽又轉成臉向南；才看出來是瞎了一個眼。他忽又蹲成騎馬式，西一扭變成左拉弓，東一扭換成右拉弓；嘴也在一張一張的。在我背後有個人說：「這人看着面熟熟的，像是在什麼地方玩過拳？啊！是啦，是張村人，不知道叫什麼？」我打了個眼花，一個眼下去了。突然像是一個巨浪；「天是不會變的，打倒剝削人的惡霸！」緊接着，又上去個女人，連比畫也不比畫，低着頭，和給惡霸使洋禮一樣。我遠遠地看，實在洩氣。細看西南角上多是婦女，男羣和女羣的分界處，像是人還略疏些。我鼓了鼓勁，一陣風跑到那裏。側着身子，顯了十幾勝子；也不管我背後的她們。「啲哈，啲哈！看這人，看這人，」就擠到立的人前了。

腳還沒有站穩，又一陣：『大大的倒苦水呀！政府給咱喊着主哩。』再細看千百人的臉上，都像燃着了怒的火餓；拳脚也都舉的高高的。只有岳子野一個，穿着厚厚的皮袍，還像冷的哆嗦！

『仇俺大人吧，俺孩子惹着你啦？爲什麼你把俺十來歲個孩子，一脚蹬個沒氣？俺就那一個孩子呀！打算叫俺當絕戶嘍？你說，你說呀！』一個七十多歲的乾癟老頭子說。

『叫我說？』從西北角立的人羣裏，忽鑽出個三十多歲的瘦小人說：『我今格兒倒了苦水；明格兒他中央軍來把我殺了，我也不後悔！俺賣煎豆腐，推着俺三個半頭坯，在你門前過過，說是搬的你的。就算搬的你的，三個半截壞塊子，你也不該脫下鞋底來，把俺打個滿臉花呀！這才幾天呀，遇着三八大集，誰不知道。』

『我不對，我不對。』瘦小的幾乎聽不出來。

『你光說不對，就行嗎？』瘦小人又追了一句。

『有仇的報仇，有冤的報冤！要澈底哩給他算賬！』閃一下子，又一陣口號聲。

忽然胡強子也擠上去了。

『你該領六年半的工錢，俺和你吵要的時候，一南巷誰不知道。你爲什麼不給俺？』

你望大家夥也說說。

給你，給你。

「說給他放賬，利錢哩？」

「我給你，不行麼？」

胡強子不再說了，一口氣緩不上來。因為他想起了他姐姐的苦水……這時候忽然有個人，也不知是提醒，是譏笑他：

「噫，不親戚麼？」

「……」他眼裏掉下淚來了。像有個圪塔把他的脖子卡住；比玩把戲不劍還難受。不是有人趕緊扶他，也許得跌倒。可是這時候，早又有人穿的破破爛爛的，搶了他的空子，上去倒苦水去了。……

（完）

張芒孩挖窮根

章飛

共產黨，

真英明，

能把『迷睡』變『機靈』。

打通思想挖窮根。

盛開石板大翻身。

後河溝有個張天富，祖上留傳下來就是三層股鱗機。自己處無不聞，地無不顯，就是格蹴一下，還得估旁人一屁股地盤。現有兩間破房子，幾畝山坡地，都是租的三個外甥叫奎、德、慎的。

張天富眼看四十八九啦，起早搭黑，担着鐵鍋賣，除大年初一，總是一年忙到頭。臘月三十，還得躲半夜饑慌，才敢回來，這一輩子真是愁夠啦。他立志不給後世人留愁根，想自己這滿饑慌，給後個誰個小家當。整天拚命的動彈，可是再能賣力氣，再能掙，那能填滿沒底坑？掙多少，也是不夠吃費利錢。

不過張天富總算有運氣，積一兩錢，還一個眼，年長日久，慢慢的把賬還清啦，但是他想再積些錢，買房蓋地，那就比登天還難了。

張天富有四個兒子，排行一萬、二萬、三萬、四萬。『父富子貴』名字倒是挺吉利，他原想從名字上得到點貴氣，但是二萬也沒像他想的大兒子一萬，十九歲上少壯啦，三萬跟人家學石匠，給石頭砸死啦，三萬在抗戰頭一年，被鬼子抓走，生死不明，老婆也餓死啦，只剩下個小兒四萬。村上人常勸他，天富真倒運，四萬事三萬，三萬都完了，只剩個小四萬了。『天富聽了，心裏非常難受，』半路把不圖的『老手改成了苦孩』。

苦孩不愛顧家事，生的倒是怪機靈，好跟人拾死槓。村裏人給他送了個外號，叫『整倒山』。

這年春天的一個早晨，天富正在家愁的沒吃喝，苦孩却唱着梆子戲回來了，天富一聽，氣的張口就罵道：『一二十歲人啦，一點也不操心家事，旁人快愁死，你是快高興死啦。』

苦孩却像小羊羔一樣，張嘴就頂上去了：『你發愁，能發愁來二尺布？沒吃喝，慢慢想辦法嗎！活人還能叫尿憋死！』天富心裏想：『光發愁，也就是不頂用，可還是一股彈火氣的教訓兒子說：『怕你不痛快哩？千斤担子沒落在你身上，總有一天把料桶掛起叫嘸歇歇哩。』』

「就窮也不能跟你一樣，愁的像天塌下來了……。」
父子倆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頂了一陣，火氣各自散了。

x

x

x

x

抗戰前，窮人家光愁饑慌，自從日本下來了，又給窮人身上多壓了塊石板，出門担糧，碰上鬼子就出錯，張天富，一來年紀老，二來怕鬼子，也就把担鐵鍋的扁担高擱起來。

日本佔到這三個年頭了，隔不了一個月就來糟害一次，糟害的人，窮也窮的不安生。

二十八年又碰了個大旱年，張天富父子在家困着，出門路不通，打忙工沒人要，三畝爛山坡地，死不耐旱。要是風調雨順年頭，下工糧上，打的糧食，除出租還能少吃一點。這大旱年頭，就抓瞎啦。往常年這時候，窮人家拿瓜豆莢填鍋哩，今年旱的就連野菜也拔不來，糧食是揭借無門，窮人真正走到末路上。村周圍的榆樹皮，都剝淨了。吃粗糠、樹皮、草根，吃的人屎也腐不下來，走路還得托住點牆。

張天富上了年紀，再吃上些粗糠榆皮，肚裏脹不住，就病倒在床上了。苦孩媳婦在家侍候着老公公，這饑慌担子慢慢的就落在苦孩身上。自這以後，走起路來腳上像拖着塊石頭一樣，成天低着頭，在村外找的剝樹皮，雖然抬橫的脾氣，還沒全去掉，但那腰板總可大大減低了。

一天苦孩提著個籬籠，裏邊放的把鐮刀，去到村東，碰上了秦心恨的孩子——抓住。抓住看苦孩提的一點勁也沒有，嘲弄的說：『苦孩！這幾天沒顧上拾糧吧。』苦孩拾起頭來，恨的盯住抓住，訂了半天，說：『你可不要說這，仗憑你肚裏吃上小米，來放這號屁！』抓住伸長了脖子說：『哎呀！跟你開個玩笑，怎麼就罵人！』苦孩生氣的說：『老子可沒那心勁跟你耍。』抓住追問了一句：『你是誰的老子？』苦孩說：『你的！』說着沒停步一直向東去了。

抓住碰了個釘子，氣的不知怎樣才好，心裏想：非給他開個難下台不行，便坐在路邊等苦孩回來。

過了有一頓飯工夫，苦孩提著一籠頭榆皮回來了，抓住忽的一下撲上去，就奪籬籠說：『你這賊漢怎偷我的榆皮，到村公所去吊一繩再說！』苦孩說：『你的榆皮上刻的有字？』抓住說：『東邊都是我家的地，旁人的榆皮還會跑到我地裏。』苦孩說：『大籬邊的也是你家的？』抓住說：『就那也該不着你剝吃！』兩人越吵越上勁，互相奪籬籠，苦孩像任虎口裏奪食一樣，把吃奶的力氣都使上啦。究竟是漢大力不虧，兩人扯着一個籬籠，像扯鋸一樣。你拉過來他扯過去，一不防，抓住的手碰到鐮上，碰了連血口子。他放開籬籠，沒說話就走了。苦孩也沒理他，乘坐提著籬籠回家，這才弄的抓住氣上加氣，兇虎虎的跑回家告訴老『心恨』。

老心恨一見兒子吃了虧，心裏那股吃人勁又上來啦，自己先叫喚了一頓：『苦孩這

小雞種比他爹都厲害，這一次慣了他，下次他還想上天哩。」跑到門後取了根一把粗的棍子，用嘴指了一下：「抓住，走，我就不信這山神爺管不住狼。」

苦孩一到家，他爹正在炕上坐的個尿鍋大便。唉呀！唉呀的！只叫喚肚子疼，屙不下屎來，苦孩乾看沒法，請醫生瞧瞧吧？又吃不起藥，連樣還吃不起哩。窮人害病只有死頂。

苦孩脫了鞋，上到炕上，攔腰攔住他爹，把尿鍋上放下來，慢慢招呼着躺倒，就給我開肚子。

正當這時候，老心恨引着爪哇像狼一樣闖進來，氣兇兇的說：「苦孩！你不錯呀！真膽大！」苦孩楞住了。天富想「這也不知道又闖下什麼禍啦。」苦媳婦在炕上吓的直哆嗦。老心恨接着又說：「睜大你的瞎眼看一看！頭頂的姓秦的天，腳踏的姓秦的地，哥屎還得廁到姓秦的茅廁裏，幾十年不是姓秦的渡過你來的？老實給你說，我要多少心硬一硬，把房地收回來，你爺們早就得到閻王殿去啦。狗見了主人還要搖搖尾巴哩，你這倒生個人哩，就不認主啦……」老心恨像翻茅子一樣，翻下一大堆，一點好聞的也沒有，苦孩本來是不想說話。處在這年頭，多言不如少語。可是老心恨這一席話，像針一樣，刺在苦孩的心上，壓不住就開了腔說：「我認得你呀！慢說你是父子倆，兩個站到我腳地，就是剝了皮，担上肉過來，我也認得你。」這一下使老心恨父子倆更激怒了，伸手自炕上把苦孩拖下來，沒頭沒腦的就用棍子惡捶了一頓，苦孩媳婦上前拉。也稍

磨快了幾根牙。

老心恨得唱歌打拍子一樣，罵一句打一棍：『給我滾出去』，『我這家不住你這號壞蛋！』

張天富雖病的吃閃閃的，也急的給講開情了：『老叔……不要……跟……他一般見識。』老心恨一聽反說：『你養下這好難種……』苦孩覺得『這太欺侮人呀，你這樣打罵嫌我不夠受氣，又這樣罵我父親』，由不得就又插了一句：『就這也比你好！』老心恨肚決氣破了，苦孩居然跟他比，有點太傷他的身份。便說：『好！咱就頂真試一試。』上去把一盤頭樹皮，拿著就扔在院裏，又一把猛猛的把病人張天富，自炕上拖到腳地說：『今天非滾出去不行，反正是好歹難不識！』天富用顫抖的嗓子喊起來：『老叔呀！咱一輩好交情啦！你萬萬手饒我過去吧……』老心恨仍是用著吃人勁往外拖，苦孩嫌嫌上去，扯的緊緊的，不讓拖出去。苦孩也看出，這世道，實在是胳膊扭不過大腿，就使了個軟，一句話也不說了，只是扯住他爹的腿不放。

這時來了幾個看嚙架的人，從中給說了幾句面子話。老心恨逼著天富快點死，像個命判官一樣。來要了一頓老虎，回家吃好的休息去了。

苦孩他們，氣得哭成一疙瘩，天富看著孩們受了人家的氣，哭的不止。他就更氣得生氣不接下氣，苦孩夫婦看著老人，就更傷心。只好暗哭。

天富這一陣分外心清，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在地下坐著，一手搭在苦孩的肩膀上，

手搭在兒媳婦的肩膀上，用白眼睛瞟着他倆，已經流不出淚來，細聲交代着最後的幾句話：『苦孩！我死了，就這埋了就行啦，可不放拉錢慌啊！』以後又說了幾句：『你記住。你爹活時是怎給人家受，死時是怎死。』就一口痰嚥下去斷氣了。

苦孩夫婦，『爹！爹！』又喊了一陣，大哭起來，夫婦倆哭的眼都腫了，睜開眼一看，天旋地轉的，但是屍首仍沒法打發，就用着簾子捲出，炕上鋪的簾子塔也不頂用！雖然他老人家交代就這樣埋，但二十幾歲的孩子呵也真不忍心。

荒旱年頭，窮家困難，想了半天，還是只能在老心恨那揭來錢，苦孩又不願意找他，轉來轉去，又沒什麼好辦法。唉！『來在小門下，怎敢不低頭』。爲了把父親安葬好，自己只得納個軟。

苦孩媳婦招呼着屍首，苦孩去找老心恨，一進門，先跪下一條腿，報了喪。老心恨擺起那個臭架子說：『沒福人早死了也好！省得受罪』。苦孩心裏暗暗的想，這一頭還不知怎樣，低聲的求了一句：『沒辦法，二爺。』『哈！沒辦法你就知道找姓秦的，有辦法的時候恐怕又要罵哩，好在我跟你這年輕人一般見識，要不，你還能過去嗎？』以幾這就脾氣得改改哩。苦孩想『不管你說甚話吧！只要揭給錢就行，這會我的肚，像茅坊一樣：屎尿都裝』。老心恨像真的是要慈悲一樣，跑到裏間取出兩條舊簾子說：『苦孩！拿上這兩條簾子，把你爹捲上埋了吧！以後担水上圈也離不了你』。苦孩只好二一答應，拿上簾子走了。心裏想：『唉！真是拴住的人，吃得打。鑽到人家這圈圈裏，』

不由人家也不行。

苦孩媳婦還在屍首旁邊嚎啕大哭，苦孩取着兩條舊簾子進來說：『反正窮人家，也不能論什麼規矩，在家停個三十七二十一天，也不能找過先生給看個黃道吉日再出殯。唉！一窮甚規矩都窮掉啦。』說着就借了幾根繩子，鄰家們幫助草率的就埋了。

老心恨揭給苦孩兩條爛簾子，又是給苦孩脖子裏套了一條大繩，自這以後，休想出一天遠門，每天得給担水，隔不了十天就是支差，掏烟坑，鍊菜難進鍋，事情怪不少。罷！罷！罷！六月初算下了場透雨，苦孩趕忙闢上黍籽把三畝爛山坡地種上了。

像在刀山上過日子一樣，慢慢的才算熬煎到秋天，三畝黍子，打了九斗，租子就是七斗二升，老心恨又點了個『慈悲』『讓服』了一下，只出了七斗，苦孩一年的人工，盡土，封墳，納社，就算換來這二斗黍子。

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苦孩把那抬槓的脾氣全改啦。像他爹一樣，只知道苦受，不知道說話，他因為說話吃的虧太大啦，受了氣，只好埋怨命該如此，簡直變的不像他了，癡眉瞪眼的，三腳踢不出個屁來，村裏人，就又給他送了個外號，叫『迷瞪』。一直到鬼子沒趕走以前，六七年，他一直是『迷瞪』着。

三十四年五月，民兵配合八路軍，把鬼子從城裏攆走了。老百姓身上掀開了一塊石板，輕鬆了一些。

來年正月領導進行訴苦復仇運動的區農會常委，張心明同志，派到了後河溝。

張心明同志，家裏很窮，抗戰開始就參加了工作，本地人，這裏的人情世故他都熟習。在後河溝工作了三個月，小兩口吵架，都要去找他給和說，羣衆都說『老張要是個官，那可是個大大的好清官』，那些地主惡霸們却說：『誰要拿上黑錢往他身上花，那算是把骨頭丟到火裏啦，鬥的火候更高啦。』

減租一開始，張心明同志先召開了個積極份子會議，準備創造些剝窮根打通思想的經驗。

是一個黑夜，到會的有區村幹部六個，積極份子八個，開始心明同志先說：『關於窮沾富光，富沾天恩，這個道理對不對？大家既醒餓了好幾天，今天在會上各自把意見說說吧！心怎想，嘴怎說，不對也不怕，』會上的人都點了點頭表示說：『當然啦』。一個二十歲的民兵，柱拔先說：『我的意見呀！窮沾富光，富沾天恩，那就很不對，那是富人日弄咱窮人說的！』

三十六歲的喜順說：『我憑良心說，咱這窮人是沾人家富人的光，莊戶人家左麼』是靠種地過活哩，可是睜開眼看一看，那也沒有咱的地，要不是人家富人租給咱地，咱把糧食種到石板土？人家富人坐着吃，那是八字裏帶來的福氣，那可不能眼紅……柱拔聽了這話，搶着嚷開了：『八字呀！九字呀！九字呀！那都是迷信話，我說就是富人沾咱窮人的光哩。你看他們一出門先得騎個牲口，來太陽底走一趟，還得打個傘，不打傘還

怕晒起泡來哩。一點不能「吃癩」，他的吃穿是自那來的？咱都不要給他送份子，叫日日的在家坐着喝西北風，靠天恩活吧！」這個一言，那個一語，大家堵扯了一陣，又有人說：「人家富人有地呀？」杜孩說：「他有地？是他媽養下的，還不是本滾利，利滾本，滾的咱窮人的，就說成是他媽養下的，他爹孀下的，要沒人給養種上，我看也不真能用哩！」這句話引的大家笑開了，都說：「不錯，人是靠動彈哩，不動彈，吃穿從那來？」

張心明同志說：「說的對呀，人常說：說話要說出理來，碾穀要碾出米來，大家說的就是實理呀；可是翻身是大家齊翻身，光咱這幾個人還不算，咱說的這些，還有好多，人想不開哩，咱們不光自己弄明白了，還得向大家開導，叫大家一齊擡出窮根，起來翻身，才行哩！」大家說：「對！對！」

接着就分工，各自找對象，李心誠首先說：「我去剝苦孩的窮根去，苦孩的窮根最苦，好剝。」說着就各自走開了。

苦孩在年輕的時候，因為嘴快，闖過好多是非，自他父親死後，在那四五年，他是不會吃虧、學吃虧。就是開個會，他也是去豎圪樁，永不開腔，有時候點住他，讓他說話，他也是裝個傻就過去了。他就這樣把嘴合的緊緊的過了好幾年。民主政府來了，實行了民主，叫苦孩說話哩，他那股機靈勁又圪翻了圪翻，可是還一下轉不過來，而地未對他也不敢像以前那樣太不像樣啦，這使苦孩出氣也稍順當了一些。

頭一天開會，第二天起早李心誠就到苦孩家去，在路上邊走邊想：『這積福份子會，是怎爭論來，怎窮窮根來，我去了怎給他說……想了一大套。』因為是本村的老熟人，『進門李心誠自己就坐下了。』

『心誠老弟你來有甚事？』

苦孩發猛的一問，心誠一下想不出句合適話答覆他，想了一大會才說『來開坐坐。』又沒說的啦，高低沒法下樣子。不知道有那下嘴是好，他想：『反正得說。瞎說吧！』『苦孩哥！窮沾富光，富沾天恩，你說這道理對不對？』苦孩在這幾天雖然常聽人吃『噓』這個問題，窮猛的回答也真說不成個樣子，只得說個：『咱不會說。』『心誠看他休說，就動員鼓動了一番：『民主呀，老百姓要大胆說話呀！越能說越好呀！真的，一教，苦孩就動了，說：『依我看，窮沒根，富沒種，東家不倒，西家不欠，西家要好，東家必倒。』

心誠聽了馬上高興的說：『對呀！現在要翻身哩！你可敢鬥爭老心恨？』

苦孩抬起頭來，向心誠直直的看着說：『鬥爭？不，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現在比過去就好多了，不要不知足，省得自己倒運。』心誠說：『你受過的剝削，你清楚，地主那麼壓迫你，剝削你，你怎麼還不知道鬥爭來，光死受苦，還不是給人家受！』苦孩很稀奇的說：『受過的苦也算過去啦，不說啦。』

苦孩嘴裏像嚼上豆腐一樣，吐不出一口苦水來，心誠乾念，吐不出他的窮根來，就

說：「不說？不想你過去受什麼苦？爲你爸爸死村裏人都氣不過呢！」這一下打中了他的心病，過去的傷心事情都在他腦子裏跳起來，不由的掉下淚來了。他媳婦也在流着淚說：「你不要說啦吧！爹臨死的時候說的什麼話，到了這個時候還怕什麼。」

李心誠又和苦孩說了幾句就回去見張心明同志，一進門就說：「真倒運，苦孩竟是不開。」接着就一五一十的把談話經過表了一遍。心明同志聽了，說：「你能說的他哭起來，成績就很不小。」他思想上起來鬥爭啦嗎！他慢慢的想一想會想開你對他是好意的。」

心誠想不到能得到這樣的評價，心裏很高興的向他家去了。

實在話，苦孩雖把心誠給捉弄壞了，心裏可覺得人家說的有來由。他想可不該頂李心誠來，莫非是得罪了他？又想到順着窮的來……心裏亂想一氣，也不知應該怎樣是好，黑夜跟婆婆乾拉了一夜沒睡着覺，還是不敢鬥爭。又想，張心明同志，那人像個老媽媽一樣，好說話，白天找他談談吧。天剛明苦孩就去找張心明同志，心明同志跟苦孩一遞一句的逗了一陣，想了想說：「咱把你的賬算一算吧！三畝地得多少人工？得多少蠶？得多少花梢？……」倆人吃算了一會，共得用七斗米。合粗糧一石四斗，好年景，賴年景，三畝地夠拉扯，打土兩石吧，光糧子就得一石，種一年，得貼賠四斗，心明同志說：「咱們紅汗似火的乾操一年，還得貼賠糧食，那些地主們坐在家裏不吃糧，把咱上咱的臭汗，那麼吃的好，你說這公平不公平？」苦孩說：「那當然不公平啦！」

他一細細的想起一家人的遭遇來，便不由傷心的訴開了苦，哭着說，說着哭，說到痛了，哭的就說不出來啦。心明同志又勸說了他一頓：『只要決心幹，咱們窮人翻了身能過好日子……』苦孩說我非好好幹不行，我知道我父親是怎死的，以前我是不敢幹，怕翻不倒人家翻倒自己哩！』

第二天苦孩就積極的東家出來跑西家，去給烟窮根去了，苦孩變得比以前更機靈了，大家都說：『共產黨，真英明，能把迷暗機靈，打通思想剷窮根，掀開石板大翻身』。

（完）

那台市大門胡同公

格·時

一

因爲：

共產黨八路軍解放了那台，那台的世道立刻就變了。人們都說：『可盼到了晴天。』

吃人血的漢奸，

壓迫人的惡霸，

昨天還在街上大搖大擺，

今天已經倒在地上。

好人受氣挨打，

工農好像牛馬，

昨天忍氣吞聲，

今天已經在太街上說話。

邢台南關西開外，緊靠着馬路街，那裏的住戶，大多數都是窮人——推小車的工人可不少，當馬路街鬥爭漢奸惡霸王靜金、張殿成、李棟的時候，這些工人都參加了。他們親眼看到那些從前抬不起頭來的窮苦人，都傾倒了自己內心的苦水，報了仇，報了冤，把那些有勢力的，有來頭的，坑害人的大漢奸惡霸，都通通地打倒了，自己翻了身，改善了自己的生活。這一連串的鬥爭勝利，給了小車工人很大的影響，很多的人都自動報名，參加了工會。

小車工人楊文保、木金生，兩個人一直忙了兩三天了；東家走，西家串，連口水都顧不上喝，他們急著找他們的夥伴，逢人便說：『咱們要開個會，研究研究咱們的翻身哪，——自己不動彈，依靠旁人，吃現成的菜飯可不行。』

會終於開成了。

楊文保做主席，首先發言：『馬路街的羣衆，都將站在他們頭頂上拉屎的壞傢伙撤餓了，咱們西開外，也有騎在咱們脖子上，讓咱們喘不過氣兒來的『老爺』呀。咱們怎麼辦呢？』

木金生說：『怎辦？開鬥爭會！』

『鬥爭誰呀？』大家問木金生。

木金生大聲的回答大家：『鬥爭胡同公！』

大家聽說鬥爭胡同公，部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胡同公是那台的大石頭莊人，胖胖子，一臉橫肉，個子不算矮，尖腦瓜頂，兩道刷子眉向下垂着。民國二十八年給鬼子當政務警察，當了三年。他在鬼子面前，很會溜涎奉承，鬼子將他升了公路的隊長，專管修汽路，挖牆河，修飛機場。他是鬼子一條忠實的狗腿，他是那台人民的活閻王，鬼子投降後，他就偷偷地藏在西關外的尚德坊了。

今天木金生提到鬥爭胡同公，大家的意見可多了。

「修護城河，大冬天，凍了冰渣渣，沒大腿根的水，咱站在河岸上，穿着大羊皮襖還把脖子縮起來，幹我們非站在水裏不行，還問我們冷不冷？」

「修汽路，他看着誰不順眼，說你不用氣力，就讓你跪下，把鐵鏈放在頭上頂着。鐵上再放上土，一跪就跪到日頭偏了西，腰板都不能動啊！」

「給鬼子修一天工，鬼子給五塊錢鬼器，過過胡閻王的手，他就給咱們一塊了，誰敢向人家哼一聲呢？」

「修汽路修的又不又光，咱們推小車的，誰不是餓着肚子，出了吃奶的力氣呀。路修好了，咱們可不能在土邊走。」

「夏天，修飛機場，日頭毒的，一天不知晒昏了多少人。胡同公搭着磨欄，慢慢地搖着水芭蕉葉，喝一口龍井，吃幾塊冰鎮的西瓜，咱們從早到晚，連口涼水也不准喝。」

大家聽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越說越生氣，越生氣越緊張，討論得非常熱鬧。工會主席王靜德來了，大家見王靜德一來，突然靜悄悄地誰也不吭聲了。

王靜德有點奇怪，向着大家說：『你們見我不來了，怎麼不吭聲！剛才你們不是說的很熱鬧嗎？還有替我的事兒嗎？』

楊文傑說：『背你的事兒可沒有。』

大家說：『告訴你，恐怕你害怕，不願意談話。』

王靜德說：『大家不說，我有什麼辦法呀。只要大家維護我，我怕什麼呢？』

水金生說：『我們研究要鬥爭胡公公呀！』

王靜德立刻用手一拍桌子，站起來說：『鬥爭胡公公，當然好了，誰對他沒有意見。要吃他肉的，至少也得有兩千人。對於這件事，不知政府給咱們作主不？』

很快，三區政府就同意了這些小車工人。鬥爭胡公公的提議。工人們就從尚德坊，將胡公公逮捕了，交政府扣押起來。

不久，在政府的幫助下面，在西關外，又召集了一次小車工人會，研究了一下，怎樣鬥爭胡公公？大家夥一致認為：咱們是點火放炮的人，應該到處去點火，找人，找跟胡公公有冤有仇的人，動員他們報冤報仇。誰點得火最多，誰就是給老百姓辦了好事了。

羣衆要翻身，

大家來點火，
你點我，我點他；
大家捧火火焰高，
火越點越大。

一一

任縣劉家莊的老太太，齊茹氏，她和她老漢，生了五個小子，三個閨女。她老漢是崗鄉村抄紙的工人。鬼子沒到中國的當兒，他們的小日子，過得還算溫飽。自鬼子一來，紙就不能抄了。年景又壞，鬧旱災水災鬧的，家裏實在没法活了。她和她老漢商量：『人移活，樹移死。』他們狠了狠心，就奔着那台來了。

來時，將三小子送給他姨，大閨女當養出去。她和她老漢，三個小子、兩個閨女，一家七口，逃到了那台。

到了那台，住在西開外面，怎樣沾下去呢？還是沒有一點辦法。天天她領着孩子們，從紫牆溝裏挖野菜吃，一吃吃了一個半月，連顆米粒也沒見。大人孩子都黃瘦的連路都不能走了。人販子來到她家，給了她一百九十元，將她的三個女賣去了。

齊茹氏和她的老漢，拿着賣掉三個女的錢，買了一點豆子，做起豆腐來，賺一點豆

騰滾吃。

胡同公跑到齊茹氏的家裏來了，他說：『給皇軍修飛機場，你家要出快。』

齊茹氏哭着哀告胡餘長說：『胡老爺，您高抬貴手吧，我家中老少少，讓誰去呢？您看看我們夠多苦寒哪！』

胡餘長惱了說：『不去不行！要不你僱個人，每天十塊。』

日子是很長的，胡同公三天兩頭來要，齊茹氏那來的那多錢，來天天僱人傭，忍着頭皮，齊茹氏打發他十一歲的四小子去修飛機場了。胡同公一見面，嫌那孩子小，沒有力氣，將那孩子痛打了一頓，打了個半死。

胡同公跟着齊茹氏的孩子，到了齊茹氏的家，狠狠地瞪起牛眼珠說：『你派小孩去搪塞公事，罰你五天伙，五十塊錢。不然，就送你兒子到憲兵隊。』

齊茹氏慌了，求胡同公心好一點說：『我只有五十塊錢了，給你三十塊吧！留下點讓我好多活幾天。』

胡同公不答應，冷冷的說：『賣掉你二閨女吧！』

齊茹氏給了胡同公五十塊錢，賣三閨女的錢就光了。

販子又來找齊茹氏了，給了她二百塊錢，又買去了她十九歲的二閨女。她二閨女扎到她娘的懷裏，痛哭了一場，臨上火車時，對齊茹氏說了兩句話：『娘！你拉着我弟弟們好好混吧，不要忘記我。』

媒

二閨女賣了，齊茹氏又和老漢做起豆腐，胡同公這是天天到齊茹氏的家裏要快。沒
有多少日子，她賣二閨女的錢又光了，胡同公還是不停止的到她家去要快。

齊茹氏的閨女賣完了，再沒錢僱人了。讓她五十四歲的老漢去支伙了。

齊老漢年歲大了，幹起活來手脚不靈便，胡同公氣起來，從老漢手中，奪去鐵鍬，
照著老漢的頭上，就是一下。血像泉眼一樣往外湧，流了一大灘，老漢眼睛黑了，昏暈
過去了。

夜裏，老漢從飛機場爬回來，輕輕地叫開齊茹氏的門，齊茹氏和她的孩子們，將老
漢扶在炕上，老漢一句話都沒有說，只哼了幾聲，長嘆了一口氣，第二天一清早就死
了。

地裏的麥子，都秀了穗了。齊茹氏的大兒子，將自己爹爹的尸身，綁在獨轎的小車
上，迎着風，推回了家鄉。一到家，大兒子就累的病倒了。

齊茹氏的大閨女來了，一進門就哭，臨著爹爹的棺材，摸摸病勢沉重的弟弟，看著
泣不成聲的親娘：『娘啊！以後您的日子怎過呀？』一頭撞在棺材上，撞死了。

兒女七口逃邢台，

老漢打死閨女賣，

不是齊茹氏命苦，

是死心漢奸胡同公；

支伏，支伏，
將人家活活禍害。

三

點火的人，到處將鬥爭胡同公的火點着了。

王三住在南瓦肆，是在大街上，砍破脚叫街過日子的老漢。張玉三找到他，開口就說：『像對胡同公有意見嗎？』

王三說：『我沒意見。』

張玉三拍着王三的肩膀說：『老哥！你別壓壓吃黃連，苦在心中啦。咱們的苦水，該倒倒啦。』

『我倒什麼？』

『你倒什麼？你的兒子被胡同公，替鬼子抓勞工抓走了，抓到那去了，不是二三年了嗎？是活是死，有信嗎？』

王三一聽張玉三提他的兒子，他的鼻子一酸，黃豆似的淚珠子，從大眼角流出來了。

『胡同公抓走人，還算一回大事？』

嗎？

「你養孩子，不是爲的養老送終嗎！如果有你的孩子在着，你會弄成今天這樣子

嗎？」

王三一直的擦着眼淚。

「門爭胡同公，」王三吞吞吐吐的說：「我願意，我也敢提意見，就是怕南軍……」

「你怕南軍過來，」張玉三斬釘截鐵的說：「八路軍五分鐘，爬上顧德府的城牆，我看八路軍一定能夠保着天下。政府給咱窮人作主，這是千載難逢的報仇機會呀。」

聽了張玉三的話，王三想通了，王三也到處找人去點火了。

王靜德說服了劉智昌。

李錫保動員了賈鈴子。

大家都動起來了，都要報仇，都要倒倒自己的苦水，都預備了很多意見，都要和胡同公算算血海深仇的總賬。

大家好容易將門爭胡同公的火點着了，特務也就來撲火了。高三保逢人便說：「門爭胡同公，你們真不要命了。眼着着南軍就到邢台，八路軍就要跑，小心點你們的腦袋瓜啊！胡同王可不是好惹的。」

謠言很快就破滅了，大家點火的勁頭更比以前大了。

窮人一條心，

準保翻了身。
特務造謠言，
枉自費精神。

四

那西牛由村的王孟氏家，被鬼子燒了個一乾二淨。

王孟氏先帶着他的三孩子，逃來邢台要飯。第二年，他的老漢，也帶着大兒子、閨女來了。老漢辛辛苦苦地，起早睡晚，拾大糞，換些糧食吃。

前年秋頭上，王老漢去支伙，正好碰見胡同公在汽路上查工。他氣昂昂地問着老漢：

「精老頭子，你是那裏的，有良民證嗎？拿來我看。」
王老漢解釋說：「我是鄉下逃來的，沒有良民證。聽說胡隊長是大石頭莊人，我是牛由人，鄉里鄉親的都離着不遠。」

胡同公說：「沒有良民證的都是土匪。」他立刻把王老漢弄走了，弄到車站上的看守所裏，一餓就是好幾天，連口水也不給老漢喝。

王孟氏知道自己的老漢被胡同公弄走了，弄到那裏，可不知道，她和他的閨女兒，沒黑天沒白日的，一直哭。

沒過兩天，死了。

後來，王老漢從車站上爬回了，到了家，話就說不出來了，只是用手指指他的心，

王孟氏和他的孩子，才把自己的老漢埋了沒幾天，胡同公跑到王孟氏的家裏來了。

胡同公問着：『你們有良民證嗎？』

王孟氏回答說：『沒有。』

胡同公氣起來了說：『沒有良民證，這裏一天也不能住。』

逼得王孟氏沒有一點法子，她將她十七歲的閨女，一百塊錢，賣給人販子，拿了五十元給胡同公。

胡同公把錢拿到手，向着王孟氏說：『這樣你們就暫時的住着吧。如果有人問你們良民證，你們就說丟了。』

過了一個年，春天來了。地裏割青草時，王孟氏的大兒子，病倒在炕上，病的很重。她領着她的三孩子，從西關外，來到街裏要口湯，回去好給孩孩熱熱喝。在西大街裏，碰見胡同公了，不由分說，就將她抓到龍王廟。

龍王廟一間小小的房子裏，裝了二三十人，男女老少都是要飯的窮苦人，大家七哭八叫地鬧了一整天。

胡同公讓每個人都在一張紙上捺上手印說：『以後不准你們再回到這裏大街上要飯要飯了。』

『自衛團』將那些要飯的押送到十里以外了，大聲的威嚇着：『快走！快走！』王孟氏猶豫了一下，回了一下頭。『自衛團』就將她的孩子和她，沒頭沒腦的打了一頓，將她要飯的罐子，也給摔在地上，摔的粉粉碎。

誰沒有一點人性，

誰沒有一點良心；

胡同公不如禽獸，

到處禍害窮人。

五

第一次訴苦會開了，到了男女老少五十多人。

會開得很緊張熱烈。到會的人，都爭先搶頭的說話。

大家請區長講話，問區長對這會有什麼意見。

區長發言了，大家都把眼睛看着他，耳朵豎起來。老頭子還手遞起後耳根，伸着脖子，恐怕聽不見。

『大家夥對胡同公提的意見，我都很贊成。』區長說話的聲音不高，他看了看大家都很沉靜的聽着他發言。『我聽大家的話，覺得有三點意見，咱們還可以討論討論。』

主席說：『有那三點？區長提出來，咱們來研究。』

區長接着說：『第一點：有些人認為鬥爭胡同公不容易，胡同公鬥子硬。今天咱們可以和胡同公比比靠山，倒看看誰真行。』

『第二點：劉老漢八十多歲了。胡同公讓他去支大，修汽車路，他說：「這應該。』那麼胡同公從對面騎馬來了，不該又隨便打他兩馬鞭子。大家說這該不該？』

『第三點：李錫保說：「他修護城河時，被胡同公照腕膊上，打了兩棍子，到今天腕膊都不靈活。」他說這是小事，大家看看這是不是小事？』

區長話講完了，會場稍停了一刻，接着又熱鬧起來了。

主席問着大說：『咱們就說說胡同公的靠山吧，他的靠山是誰？』

『高德林！』

『高德林的靠山是誰呢？』有人追問。

『高德林的靠山是日本。』工會主任王靜德答覆說：『日本今天投降了，就是胡同公的太祖宗完蛋了，胡同公的靠山不沾了。』

王靜德跟着向大家追問一句：『咱們老百姓的靠山是誰呢？』

提到老百姓的靠山，大家就情不自禁的哄吵起來了。

『共產黨！』

『八路軍！』

「民主政府！」

木金生向大家擺了擺手說：「咱們大家再靜靜，咱們這靠山，靠得住嗎？」

「靠得住！共產黨幫助窮人翻身，和老百姓在一起。」

「民主政府給老百姓作主，讓人民說話。」

「八路軍保護老百姓的利益，誰都擁護她，她有能力保住天下。」

「我們的靠山是鐵打的！」

「對！我們的靠山是鐵打的！」

「大家齊起心來，不要怕，搬掉胡同公，壓在咱們身上的這塊大石頭，幾年來咱們

都喘不過氣兒啊！」

主席讓大家慢慢的說，不要亂了，並提出問題：

「大家談談，胡同公讓八十多歲的老漢，去修汽車路，該不該？隨便打李錫保，

是不是小事？」

主席的話一說完，底下又吵吵起來了。

「不應該！」

「不是小事！」

「爲什麼不應該？」

「給鬼子修汽車路，坑害中國人，就不應該。逼着八十多歲的老漢去修路，更不應

話一

「爲什麼不是小事？」

「漢奸胡同公」仗着他日本祖宗來打咱們窮人，他就根本沒有把咱們看成，看咱們是豬，是狗，豬狗不如！這能是小事？」

「漢奸打人，不是小事！」

「沒有八路軍，咱們就沒有今天！」

大家都氣憤起來了，沒有一個人不是握著拳頭？

不要害怕，變不了天。

大家想想，比比靠山。

漢奸靠山，鬼子完蛋！

人民靠山，鐵打一般。

六

金十妮住那台北瓦蓋，他自幼兒就沒了一隻眼睛，那隻好眼睛，也不十分明亮。一天，他從商會往北大街走，在背靜的地方尿了一泡尿，正好胡同公從背後騎著車子來了，碰了十妮一下。十妮回頭看了看他，胡同公就惡狠狠罵道：「你沒有長著後眼嗎？」

十妮說：『誰能長後眼呢，我連前邊的眼，還有不準呢！』

胡同公一聽十妮說了話，認為對他看不起了，立刻氣起來了，不由分說，就在那裏將十妮按在地下，打了一頓。當時十妮連氣帶哭，那隻透明的眼睛，從此也就瞎了。

十妮眼睛完全瞎了沒幾天，胡同公又到十妮家裏去要快。

十妮娘，四十五歲的老太太，來挖護城河，河水沒膝蓋深，胡同公定讓她下溝水裏去挖。她哭着下了溝，胡同公又來侮辱了。搬起河岸的石頭來打她。站在旁邊的街坊鄰舍，實在看不慣了，大家夥給十妮湊了一百塊錢，給了胡同公，胡同公才算把十妮娘放走了。

十妮娘回到家裏，見着她兒媳婦就哭起來了。

媳婦是非常孝順的好兒媳婦，她勸着娘說：『娘！以後咱們覓人吧，覓不起人，我去支快。』

前年舊曆正月二十一日，鬼子修羊凡汽車路，十妮媳婦來支快了。那時候她懷了六個月的身孕，走路都不方便了。胡同公看見來啦，碰到休息一下，他對罵起來了：『你這爛女人，不盡力，想找死嗎？』

十妮媳婦嚇驚地向胡同公說：『胡爺長！我實在累了，我盡力。』

胡同公更氣起來了：『我讓你盡力作工，你和我嘻皮笑臉的幹什麼？難道我胡同公還要你！』說着說着，就照十妮媳婦的後腰上，重重的打了兩鐵鎚。

晚間十妮媳婦回來了，十妮娘看了她黃腫一樣的臉說：「孩啊！你怎麼啦？」

媳婦還沒有開口就哭了，說：「娘！胡同公打了我兩鐵鉞，不能活了。」

十妮娘安慰着媳婦說：「孩啊！你好好地歇歇吧，我給你做飯吃。以後咱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賣了，也不去支伏了。」

半夜，十妮媳婦把十妮娘喚醒，還是哭着說：「娘！我實在不能活了，我的腰酸痛啊！」

十妮娘給媳婦熬了滾熱的小米粥，她想：「媳婦喝了這粥，就會補救過來的。」從夜裏，媳婦瘋了似的，大喊大叫，用手抓着地，街坊四鄰都來看。十妮娘請來醫生，吃了好幾付藥，還是沒把媳婦的命救過來。

正月二十四日，媳婦吐了血，小產了。

正月二十五日，媳婦哭喊着死去了。

十妮娘哭媳婦，哭的眼睛也快看不見了。

胡同公罪惡滔天，

替鬼子殺人不眨眼；

兩鐵鉞傷了兩條人命，

寒百姓今天報仇冤。

七

又經過兩次的訴苦運動，羣衆在思想上，對鬥爭胡同公的認識，都提高了。

胡同公仗着日本的勢力，欺壓中國人，爲什麼八路軍來了，胡同公就不能橫行霸道了呢？因爲：

日本人把中國人當成牛馬；

八路軍來了，

中國人又由牛馬變成人。

從前有堤不能說，

今天有理政府幫助咱。

這是兩個世道，

這是兩個天下。

鬥爭不是爲發財，

發財要大家好好受。

鬥爭是改變世道，

鬥爭是改造天下。

羣衆自己選舉了王靜德、楊文保、木金生、李錫保、張玉三……等十個積極份子，組織了鬥爭胡同公的訴苦委員會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，這個日子，那台老百姓是記得很清楚的，是很喜歡的日子。是那台老百姓翻身的日子，是公孫死心漢奸胡同公勝利的日子，是報他們八年來血海深仇的日子。

六千餘羣衆，都擁擠在西關外宏道學校的大院中了。

老漢王三手裏提着切菜刀來了。他說：『找胡同公要兒子去，我要割他一塊肉。』

屠茹氏拿着剪刀來了。她說：『我要挖胡同公一隻眼睛，給我死去的老漢、閨女出口氣。』

王三氏拿着趕雞杖來了。她說：『我要砸出胡同公的腦子來，看看胡同公腦子的長像，給我老漢報仇。』

金十妮娘，拉着瞎了的金十妮來了。她說：『我咬掉胡同公的一隻耳朵，嚐嚐他的肉是什麼味。』

胡同公被綁在大會主席台右邊的樹上，低着頭，不敢睜開眼。千百人的眼睛卻死死的看着他，心想：『你這胡隊長，你這胡關王，你想到有今天嗎？要不是民主政府給咱們老百姓作主，我們還得受你的欺壓呢。』

說。

主席團才宣佈，訴苦開始了，一下子擠到前面來的人，就有二三百，大家都要搶着

老頭、小孩、婦女，一個挨着一個，向胡同公控訴了。

千百人一時將拳頭舉在空中，一個雷一樣的聲音喊起了：『要求民主政府，替老百姓作主，槍斃胡同公！』

胡同公全身抖起來了。胡同公承認自己是漢奸，罵自己該千刀萬剮。

王孟氏一走上主席台，就大哭起來了。她問着胡同公：『你逼着我賣閨女，餓死兒

子，有這事沒有？』

胡同公答道：『有！』

『你還我兒子，閨女來！』

『我當你的兒子。』

王孟氏用手裏的趕麵杖，打着桌子，罵着：『呸！我不要你這個漢奸兒子！我要你的腦子吃！』

王孟氏，金十妮娘，她們的苦還沒有訴完，千百人的高低下了。流淚了。

立刻，會場中騷動了，秩序亂了。

『打死他！』

『活剗他的皮！』

「我們要自己弄死他，吃了他報仇！」
 千百人擁向胡同公去了，千百隻手，千百隻腳，打到胡同公的臉上、頭上、踢在胡同公的腰上、腿上。

秩序好容易恢復了。

孫區長代表政府，答應羣衆的要求，宣布了胡同公的死刑。當區長說到：「今天的政府，是老百姓的政府，今天政府給老百姓作主，槍斃胡同公，給老百姓報仇……」

人民的聲音，人民的口號爆發了。

「擁護民主政府！！」

「擁護共產黨！！」

「擁護毛主席！！」

人民的聲音，人民的口號，震動天空、樹木、原野。

胡同公倒在地上了，齊品氏還狠狠地咬了他兩口。

千萬人翻了身，

千萬人報了仇；

千萬人感激民主政府，

千萬人跟着共產黨走！

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晚

僱佃座談

林沫

翻身散記之一

我在區政府看見小白營的僱佃主任趙清濤，他快七十歲了，都叫他『老主任』。但老主任看去却沒那大歲數，他牙也齊全，背也不彎，記性又好，推車担挑都不礙事，見人就說笑，可比年青人還愛熱鬧。那天早上，他一看見我就高興的說：『哈，『琉璃頭』可給咱鬥倒啦！』接着他就坐在那裏向我談起這回事：

你知道，那琉璃頭可是夠尖滑、夠點子多啦！真是一擠眼一個點，連兩個眼睛都會說話。他放賬，是『七頂十』、『八頂十』（揭一百只能到手七十或八十），一月一上利，三月本利清，清不了就利滾利，好多人給他這臭虫利連房帶地都吃光，人逃荒在外。他對自己的種地的、冤漢却又是另外一手辦法，借了他的就像吃了他鈎勾上的食，他不逼着你還清賬，只是勾住你給他死受一輩子。給他做一年，到算賬時，算盤子一噙啦，除下他的，就沒了你的。家裏孩子老婆能一顆不吃？多少弄回個，這廝就欠下陳的，又

借了新的，你看這時『琉璃頭』却是哈哈大笑的說：『沒要緊，賬還不還可不算回事，咱人吃的當緊，要弄多少隨意吧，哈哈！……』這時候吃完，這時候你就來。』有些老實人却不知道他這點狠處，就給他嘻嘻哈哈的哄騙住啦！

你知道黑金子吧？就是那『琉璃頭』家的小領活的，他爹就給『琉璃頭』弄住受了半輩子，臨老不能受了，逃荒餓死。黑金子頭回鬥爭漢奸，還滿積極哩，這回他就是想算不開，意見不提，却總急着快鬥快分果實。那天一早，他跑去找我參加他的僱佃小組會，他說：『你看吧，個個都有意見，我把鍋燒開啦，就剩你去一下米，咱把飯就做熟啦！』我到那裏一聽，個個說的都是些雞毛蒜皮，一點不吃勁。黑金自己提的更是扯蛋！可我後來一調查，像他這樣的人很有幾個，我同幹部商量一下，就決定開個僱佃座談會，打通一下他們的思想。

那天來座談的二十來個人，都是我的老伙計，淨是些住覺漢，種地的老手。我說：『伙計們！咱幾輩子給人受，吃不飽餓不死的，都說，咱說這窮是咋來的。』你看他那個不是跌在窮泥坑裏，轉來混去，可要找起這窮根底，個個都擡起頭來，這個說：『反正是咱命不好！』那個說：『怪老先人沒給留下地！』到老拴柱說：『窮就窮罷，這有啥說的，老天不睜眼，年成不好，我那年死了條牛，前年又毀了個驢，年年搗換牲口，實肥實瘦，賠下錢，這還能不窮？』你看那老漢哪，提起窮就不耐煩，說罷，影就在一邊，再也不咋啦。

老邱說：『別說老先生給丟地，就是連個豎棍子的地方也沒有，我這一輩子，連袋旱烟也不敢吸，算是要了半畝墳地，弄了兩間土棚，你想咱根底淺，住個覓漢遠能想發財？』老邱就是琉璃頭的老覓漢，六十啦，一輩子沒娶過老婆，這老漢又老實，又好脾氣，一說話就是笑嘻嘻的，他總說主家對他不差，我就又問他，他說：『論說，對我總算不壞，俺在一塊八年，主家可沒吵過，兩個人鬧對了脾氣，咱可也樣樣做的勤，年年給伙計們買草帽，還外加我一條手巾，趕會對着還給個零化錢，衣裳爛了掌櫃婆（地主妻）對着還能給縫縫。』你看老邱說的多老實，可是句句滿帶情誼。我說：『好啦幾年，就好個這？你好好說說還有些啥？』他說：『這就對啦，還有啥。』是誰又說：『老邱叔，主家不是說要給你娶老婆啦！』老邱的嘴可就又笑的合不住啦，他說：『你光揭叔叔的短處哩！……說倒說過，主家想把工錢拿去給我放個賬，積上個錢。誰知賬沒放成，俺老娘一連害了幾年病，借錢吃藥，還累了老主家的窟窿。我這一輩該不是沒娶親的命？』

那天三朋（一個民兵班長）坐在我旁邊，只是着急，他又是瞪眼，又是呀呼的出氣，老想起來反對，我只是用胳膊搥搥他，我只怕大家不敢說哩！

黑金也找到他的窮根啦，說是賭錢輸窮的。他說：『我外號叫「初二乾」，這誰不知道，我年年臘月還了一年的窟窿，到正月一賭錢就又弄爛啦！』他嘴裏說了半句，肚裏還留着半句，又在那裏略略呢呢的給人說：『我這，要不是老主家給撐撐後台，我看我年

年落去人，就出不了正月。……」三明就在旁邊接口說：「那你還得好好領領老主家的情呀！」黑金說：「別胡巴說啦，那好只是好，不好只是不好……」三明吵着：「是呀！那還罷不好，老主家婆還偷着給送乾吃哩！」三明那幾年也給「琉璃頭」種地，黑金領活，兩人一到地裏就頂嘴，黑金一聽三明揭他的短處，就氣啦，鼓起眼睛說：「吃乾吃啦，誰還說沒有？咱人都得憑個良心，常說：『飽了一斗，餓了一口』，我有吃的，你給我一石也不稀罕。餓了，就這兩個乾，我也忘不了人家的恩情！」他比比划划的說着，還向我宣傳哩，他說：「我問你，叫你去鋤一天地，喝上兩碗稀湯水，拿來乾，我問你，你吃不吃？」我就說：「是啦，坐下吧，就因為這你給老主家幹起來就不要命啦，是不是？」三明也氣啦，就吵着：「光他自己不要命啦，一塊做活，誰要是慢一步，就吵，就叫喚！你說你叫喚個啥？就爲的主家給了你兩個乾？」這一下可把黑金子氣壞了，把烟袋一摔，真是要打架。

你看這開會開的吵起架，我就勸起黑金來啦，我說：「好黑金哩！你不用氣，我看你孩子受的歡，你心眼可不歡，你還不明白，喂牲口，都要喂的歡活點才好使呀！給你說吧，我剛受上頭二年，也跟你一樣，聽得主家兩句好話，就把命賣上，我可差點沒累死。可沒幾年，我就學精啦，我還想多活兩歲哩！給你說，我住寬漢，種地前後足足四十年，我調夠有三十多個主家，到那裏過不了三個月，主家啥心眼就給我看透啦！像「琉璃頭」這種嘴甜的多得很，有些一見你就問：『吃了沒有？家有糧食沒有？吃着拿布

袋來呀！……」又是，「給孩子定下親來沒有？啥時候用着財禮說一聲呀！……」有些就真的借給你，可他嘴甜心眼苦，使了錢你就算上了驢繩，還不了錢你就得好好給拉套。黑金子，你好好想想，主家正月給你還賭賬是不是這回事？」老邱就是給娘看病，借了「琉璃頭」的錢還不了，給拴住的，他在那裏一直點着頭，我說：「怪不得你上了他的當，「琉璃頭」也算個好把式，那年我給他家住，他還不到三十歲，你看整天叫「叔叔！叔叔！咱這吧，叔叔！叔叔！咱那吧，」連我這個老有主意的都給他叫迷啦。我說：「你把叔叔身上的肉都叫乾啦！」一年住滿，說啥我都不幹啦。我也有件事忘不了咱那老主家。過年起五更一頓飯呀，他還要另給我做壞的，主家兒媳婦端來飯說：「快就熱吃吧，老爺！爹說你喜歡吃肥的，不吃餃子！」我接過來一看，一碗厚粉皮邊，而上搭幾條肉皮！饅饅裏頭一多半玉米面。好龜孫哪，這東西準是他過年弄的狗食！」

我這一說，大家都笑了，說對了窮人的心，話也多啦！

有的說：「你就是天天跟主家同鍋吃飯，一樣一碗面條，你的碗底下就是幾塊大南瓜！」

有的說：「要是走親戚坐席，咱總要等人坐好，這才一齊動筷子。你看那些穿大衫的，帶眼鏡的，一坐上，袖子一捲，兩隻手連抓帶搔，先檢好的搶，咱瞪着眼不敢動，還落人說個「老愿」！要是咱那麼幹，看人一定說：「窮酸！沒吃過啥！」」

有的說：「你看咱人窮哇，骨頭是硬的，明明餓着肚，要是到老財家裏，脖子一硬

，總說：「我吃啦，剛吃的飽飽的！」只要咱家裏有一碗米，嘴就不會軟給他！」

還有說了個笑話：「有一個地主，主家婆做飯頓頓總是給男人另做些好的，主家同覓漢在院子裏吃飯，老婆就常叫：「你到裏邊來吃吧！」天天如此，叫的覓漢着了氣，那天鋤地，覓漢光檢那苗肥的，一棵一棵都給狗日的鋤掉，碰巧主家到地裏閒轉，一下看見了，蹣着腳問：「怎回事，你不想吃這碗飯啦？」問着問着，覓漢又一鋤拉進土裏一棵，指着說：「叫他到裏邊去吧，裏邊吃的好！」主家驗話沒說，回頭走了。晌午吃飯主家婆又是那麼叫，地主可氣的鼓出眼珠子說：「你媽的×，再到裏邊，地裏都光了，你吃個老雞巴！」就上去把老婆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。」

大家說笑了一陣，就又說到「琉璃頭」身上來了。過去人都說他發家是因為風水看的好，家裏有了小狐仙給搬弄銀錢，那天却說起他逼走三奶奶。這事說來話長，我給你簡短說吧：

琉璃頭有個遠門本家，老兩口絕後，有五十畝好水地，一座好莊院，這本該那老頭的姪子老年情受。可「琉璃頭」早早的就常去那地裏看，常圍着那院子轉。等老頭一死，剩下老婆，「琉璃頭」就見天把三奶奶請到家裏，扶到上座，端上好飯好菜，就甜言蜜語的給三奶奶說，叫三奶奶要自己的孩子。他把三個兒子都叫到面前，說大的有學問，二的聰明，三的長的俊，個個都孝順。後來說的老婆沒了主意，嘴一鬆，他就趕緊請客，擺席，叩了頭，準了事。你看他先種上三奶奶的地，又想三奶奶的糧，就叫孩子去說

：『老奶奶！糧食放你這裏怕賊要來偷呀！』糧食弄了，又想佔房，又說：『老奶奶！搬到咱家吧，你一個住這不方便呀！』老婆看透了，知道搬過就是做飯、抱孩子，成了覓婆，沒上他這最後一當。過些時『琉璃頭』就說：『老婆子一個人吃不了多少，往後一個月給他三斗米，三百斤煤。』給了一年，就又減了一半，臨後一半也給不夠了。後來老婆吃喝不上，就常找窮姪子老年，老年也是給人種地，貼補的多丁就沒有，開會那天老年也在，老年說：『我有天在路上碰見『琉璃頭』，我想說又不敢說，我笑着說：『懷清！有句話給你說，』他說：『年叔！有啥事啦，說吧？』我說：『說起這也是句閒話，聽說你三奶奶沒糧吃啦？』他說：『怎麼沒糧，前兩天我才叫人揹給他一布袋。』我說：『有點燈油沒有？』他說：『有！都是成桶提的！』我又問燒的，他說：『有煤！都是成大車拉的！』後來咱在人臉前頭格瞪了半天，啥也說不出來，你看那『琉璃頭』，臨走可變了臉，他說：『哼！實話給你說吧，給人打法，摔老盆，不是圖落他個產業圖啥？人要是都要嘴臉，誰還能發財？』』給你說吧！這話一點不假，地主老財就真是這樣。

後來就這麼把他三奶奶逼的六十歲改了嫁，都說那老婆走時，捎了捆破棉套，挾了個破簾子，還提了一手巾不能化的銅子，老婆走幾步，跌一跤，只害怕『琉璃頭』後邊追她。

三奶奶一走，『琉璃頭』可哈哈大笑，同人說：『三奶奶呀！人老心不老！』你說

這『琉璃頭』有一點人氣沒有？就這，家戶自己都怕他，莊稼，甕漢還說他好哩！後來，我就說大家仔細的算個賬，先算的是給地主出的雜工，這些話大家都知道，幫人家修房，蓋屋，挖坯，打牆，鋪草，墊圈，年節請送親戚，灰牆，泥鍋，……樣樣離不了。反正是有事就叫，隨叫隨到，給『琉璃頭』種地，種他一畝地得担兩天水，担水這天，人管支差，牲口管給碾磨。這麼胡求應吊算下來，少到底啦，一年四十天。要說起，光琉璃頭蓋樓那年，一連蓋了四十五天，這就沒法算。

你說，這還不清楚楚楚是他平白無故剝削咱！給他做地裏活吧，多少算分個糧食，這咋？真是吃了他一頓不出錢的飯，悞了咱旁處賺錢的活。就這個事，大家還是爭來吵去。有人說：『這些事不過是相互幫個忙麼，就是不給種地，鄰居有點事情，你還能不去？』有人就問：『你說，你主家給你幫過這號忙沒有！』有人說：『人家叫你不是白做呀！還管你吃飯麼。』有人就說：『來，我見天管你吃飯，你給我做成不成？』說來說去有些人總覺得，自古以來種地的就是這種老規矩，還是說：『靠人吃飯，這些活還不能不給人做？』說了半天，還是不清楚地主是靠剝削咱吃飯。這麼着，我就又讓大家從根底算起，先算種一畝地，一年得幾個工，你看大家真是糊塗慣了，一聽要這麼算，這個說：『那就沒法算，』那個說：『莊稼活，三百六十天做，有啥數？』後來還是黑金說：『這賬俺過去同伙計們歇息時，坐在地邊上算的沒再算啦，一畝地，緊做十三天，慢了就時半個月。』大家這才說來對去，算出來就是這個數。我又問大家幹別的活一天能

掙多少，都說：『打短工是五升米，推車，担挑也掙四升。』這麼算下來，再和種地比，種一畝地就得賠三斗，拿黑金來說，去年他連麥帶豆，雜七雜八都說上，滿共分了九石來粗糧。正月主家給他還了三斗麥的賭博賬，三個月一翻，到秋後九個月翻了兩石四，合四石谷子，主家賣了個大情面，一下讓了他一石，算弄家六石，這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一天還不合二升粗糧。他五個孩子，還有老的，你說這不吃糠吃啥？這還是好年成啦！

你看這些人，個個都是三輩五輩的給人做，你說吃夠有多少虧？那個給地主剝削的糧食不堆他幾大屋子！這麼一下把那層迷魂紙給擣透啦，你看真像禪堂裏鑽進了個蝸子，可是個個大吃一驚，大家吵着：『光知道年年沒啥吃，就沒在這裏呀！』『窮了幾輩子，這才知道窮根哪！』『我說老財把肚吃的鼓鼓的，咱腸裏的油都給他貼上啦！』『咱抽空推車，担担賺的錢，也是貼給地主啦！』

老拴住家人多，分的糧食更不夠吃，他又是給主家的賬累住，也就硬是賣了自己的十畝小典地還賬，家人貼吃的，把地賠進去的。你看那老漢吃蹶在那裏，兩眼噙淚，他說：『我不會說話，我心裏清楚啦，我受了一輩子窮，悶了一輩子氣，今天才算搭泥坑底，實應到清涼山上啦！這一筆血汗賬，我拚了命也得跟他算一算！』

老拴的臉變了色，他只是一個人在那裏唧唧咕咕的說：『這算啥？這算啥！我×他娘，一輩子弄這筆個啥！……咱對他是清風細雨，他對咱可是黑風冷雨！』

黑金子躺在那裏，把草帽蓋在臉上，嘴裏只是哼也嘆的，誰問他，他也不說。後來人都走光啦，他才給我說，去年都倒糧，他瞞着自己沒倒，他說主家老吵着要跟他合夥，他還給人放着七個包袱。

就是這樣，雇佃們都知道了自己身上的肉，自己身上的血，是給老主家哄去吃了，噁了，大家就一窩起來把『琉璃頭』打倒了。

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

建立交換關係啓事

敬啟者：我們因設備不週，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。爲此，謹向各兄弟區報社、書店、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，徵求各種書報雜誌。如蒙惠贈，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，等量奉酬；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，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。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30

7.61
5

張苦孩挖窮根

晉冀魯豫邊區
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九

著者：

革

飛

等

編輯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